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浮溪集卷十七

宋 汪藻 撰

謚議

恭上隆祐皇太后謚議

臣伏奉勑命禮部狀據太常寺申令來大行隆祐皇太后崩合差謚議官差臣撰謚議者臣謹上議曰臣聞承天者地也所以函六氣而熙歲功配陽者陰也所以分

四時而成物化儷宸極者后也所以奉宗社而隆化基故古之母儀天下者生也薦之尊名終而述其大行三代尚矣靡得而詳在漢則明德和熹著稱于前在唐則文德懿安垂紀于後皆所以揭椒塗之範炳彤管之輝巍巍乎與帝德並隆不可貶已洪惟大行隆祐皇太后躬聖善之德茂柔明之資粤自先正魏王有功仁祖之世王室所賴旂常紀之其澤深慶緜用集我太母惟我太母基迹元祐嬪于泰陵逮事宣仁欽聖兩宮稟二南

之規兼四教之善正位宫掖三十餘年含洪光大而體坤道之常進退存亡而得聖人之正及靖康初載天割我家二帝出郊中原無統列辟相視莫知所圖我太母起于危疑之中自任以天下之重手援大寶授之聖明當方隅傾側之時序璇歷纂承之次雖文母以十亂興周不能過也已而六飛南渡按蹕武林元凶闚朝究自內作天下之勢甚于綴旒我太后投袂而履禍機立談而銷逆祲坐使天地復正三辰復明四方元元悉免塗

炭雖媧皇以鍊石補天不能過也既勲猷崇極如此而乃抑華敦儉率禮蹈和塞私謁之塗裁外家之寵清浄謙沖而以道為本沈潜剛克而與神為謀擁佑聖躬殫誠盡愛煌煌乎度越麟趾思齊之上矣方期清我甸服駕旋舊京虔奉翟車謁欵宗廟極四海之養即東朝之安而昊天不辰禍結慈極親蠶吿畢方開盛夏之祥隙駟難留遽捐長秋之御兹天子追慕悼心失圖歎厚載之中傾痛仙遊之不返雖遂服不可勉從朞歲之喪而

興衰無時每過舉音之節由是命有司攷易名之典懋飾終之儀告于神明節以四字庶幾有以彰淑則而暢徽音謹按諡法明德有功曰昭視民如子曰慈聰明睿智曰獻安民有功曰烈若乃爾值時變當陽御䃂基圖既安即復明辟澤及萬世與天無窮非明德有功耶寢興焦勞言動懇惻冒風濤兵革之險濟宇宙生靈之艱非視民如子耶察興替之端知變通之利親庶政以任溥天之責奉真人以膺神器之歸非聰明睿智耶中微

之緒而我振之大亂之原而我窒之從容房帷密斡鴻造非安民有功耶嗚呼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言絕稱謂故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老而皇后之謚則請之于廟示雖天子必有尊也況我太后盛德元功敻無前比豈承學之臣所能擬議意者必受成于宗廟為足以對在天之靈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宜以祖宗之命錫之曰昭慈獻烈皇后臣謹議

策問

試館職策題一首

問王者之有天下一曰創業二曰守文三曰中興而議者以守文為易創業次之中興為難周之宣王漢之光武晉之元帝唐之肅代皆中興之君也其一時所用豪傑國家恃以為廢興存亡者盖粲然于今有不可揜者矣宣王所任者仲山甫光武所任者鄧禹元帝所任者王導而肅代無聞焉然唐卒復舊物與周漢並隆而元帝立國之基顧反不及之者何也或謂唐所以中興者

李光弼郭子儀之功然是二臣者皆武夫提兵未嘗得預廟謨之勝者也亦可與仲山甫鄧禹王導比耶光武之諸將未必皆為李郭下者而後世以再造漢室禹為元勳觀禹暮年威望亦少損矣而耿賈吳祭之徒卒不敢與之齒者豈有說乎主上系隆大統求賢如不及將屈羣策復中原凡在朝廷者于康濟之畫所當講求而獻也敢問四代之君任人之方與其將相救時之術孰得孰失孰可以為法于今孰于當時有遺恨而可為後

世鑒者顧悉著于篇毋隱

序跋 題說書後附

蘇魏公集序

所貴于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羣倫之情使千載之下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為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叙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于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揚子之書數

萬言言秦漢之際為最詳簡雅而閎深若無以異乎西漢之文也至其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一歸于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經則當時所謂儀秦谷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牆殆冠履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于前歐陽文忠公繼之于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幾千古而無遺恨矣盖吾宋極盛之時也于是丞相魏國蘇公出焉以博學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卒用儒宗位宰相一時高文大册悉

出其手故自熙寧以來國家大號令朝廷大議論莫不于公文見之然公事四帝以名節始終其見于文者豈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開陳反覆而極于忠論民之利病則援據該詳而本于恕有所不言則已既言于上矣舉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家九流律歷方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事耳此所以一話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革澆浮而

已媮薄與軻雄之書百世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者所能彷彿也公元豐中受詔為華夷魯衛録書成序之以獻神宗讀之曰説卦文也今攷其書信然則公之他文可知矣公殁四十年公之子攜始克集公遺文得詩若干内外制若干表奏章疏誌銘雜説若干使藻預覯焉藻少習公文以不獲拜公為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故謹識其端而歸其書于蘇氏紹興九年三月十五日顯謨閣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

觀汪藻序

吳園先生春秋指南序

六經惟春秋為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為人治而不明乎賞刑何以為國此書之所以作而為萬世法也雖曰以匹夫而行天子事有所謂婉而成章者然其褒貶一出乎天下是非之公豈故為殊絶甚高之論使後人有不可及之歎哉不知班固何所受之立為弟子退而異言之說開後世諸儒相

詬病之端使當時誠有異同不應復云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孟子去孔子百餘年于書武成詩雲漢莫不疑之至春秋則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而已未嘗片言置疑于其間也彼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興而聖人之經始不勝其繁好異者曰聖人之言窅然幽深必有不可以近情常理度者當員思而

力探之于是枝葉蕃滋無所不至人人務其已說之勝而莫知求至當之歸乃至子而以父學為非弟子而以師說為愚況其他哉則春秋不明三傳亂之也本朝自熈寧以來學者廢春秋不用數十年間篤學而好之者盖不為無人然一時章分句析之學勝故雖春秋亦穿鑿破碎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間余過山陽吳園先生張公在焉先生謂余曰學春秋而不編年無以學為也吾嘗以諸國縱横列而類見之聖人之意了然矣當

令子見吾書余未及受而先生亡未幾先生之書盛行于士大夫閒因得伏而讀之曰嗟乎聖人之意豈遠人哉曲學蔽之耳先生閉戶讀書二十餘年其見于世者固已碩大光明而所出裁一二而已則求聖人之心而得之者豈獨此書哉雖然以此書攷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槩見矣紹興十年七月門人汪藻序

鮑吏部集序

括蒼鮑欽止既卒若干年其子延祖始衰欽止之詩爲

小集若干卷屬藻序藻為之言曰古之作者無意于文也理至而文則隨之如印印泥如風行水上縱横錯綜燦然而成者夫豈待繩削而後合哉六經之書皆是物也逺左氏傳春秋屈原作離騷始以文自成為一家而稍與經分漢公孫弘董仲舒蕭望之匡衡以經術顯者也司馬遷相如枚乘王褒以文章著者也當是時已不能合而為一況凌夷至于後世流别而為六七靡靡然入于流連光景之文哉其去經也逺矣本朝自熙寧元

豊士以談經相高而黜雕蟲篆刻之習庶幾其復古矣然學者用意太過文章之氣日衰欽止少從王氏學又嘗見眉山蘇公故其文汪洋閎肆粹然一本于經而筆力豪放自見于馳騁之間深入墨客騷人之域于二者可謂兼之自黄魯直張文潛没欽止之詩文獨行于世而詩尤高妙清新每一篇出士大夫口相傳以熟余嘗恨未見其全書晚得此集讀之曰嗟乎欽止于斯文可謂毫髮無遺憾矣欽止諱愼由欽止其字也風度凝遠

如晉宋間人談笑風生坐者皆屈家藏書萬餘卷率手
下雌黄非讎得其真不止故當時諸公交口稱譽且論
薦之崇寧中天子召見者數入上獨偉視欽止即日除
尚書郎居無何不合去出為郡守部使者久之方嚮用
欽止而欽止以疾廢于家矣故士大夫莫不惜其才不
克施而見于世者特詩文而已也故錄欽止之生平大
槩而併見之

呻吟集序

造物者輕與人以富貴壽考而重與人以令名自古富貴未嘗一日無人久生而長世者亦每每有之幸適然與草木俱腐世初不知其嘗有是人也以童烏也而夭以王輔嗣衛叔寶也而夭以李元賓李長吉也而夭是數子皆天才卓超非偶然而生游戲須臾之間已暴白于世如此較之久生長世者大都不過數十年之頃耳彼今安在哉而貽聲名以資稱説者炳然至今雖垂之無窮可也使數子復生肯以此易彼乎元祐初異人輩

出盖本朝文物全盛之時也邢敦夫于是時以童子游諸公間為蘇東坡之客黄魯直張文潛秦少游晁无咎之友鮮于大受陳無已李文叔皆屈輩行與之交雖不幸短年而東坡以為足以藉手見古人魯直以為足以不朽无咎以為足以追逐古人今呻吟集是也敦夫卒六十餘年而其姪總出此書于是敦夫之詩文盛行于時與黄秦晁張並傳信諸公許可為知言也嗚呼敦夫尚何求哉得此不悼不幸于土中矣

胡先生言行錄序

自孔子沒諸儒以學名家固無世無人而其間必有卓然名世者德與言稱當時師之後世尊之以漢四百年所得者揚雄以唐三百年所得者韓愈如董仲舒鄭康成王通孔穎達之徒非無益于後世也仲舒倡災祥之說王通襲聖人之迹康成穎達守區區訓詁之文學者疑焉此二子所以歸然獨為後世宗也宋興八十餘年至慶歷皇祐間儒學無愧于古矣當時學者以泰山孫

明復徂徠石守道海陵胡先生為師而先生之門為最盛弟子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常數百人仁義禮樂之風翕然被乎東南公卿偉人由先生之門而出者接踵于時盖數十年未已也熙寧以來學者非王氏不宗而先生之學不絕如綫矣然識者知其必興逮今天子一新斯文力去黨錮之弊訪先生之後得其孫滌而官之繇是先生之學復振耀流通人人讀先生之書如慶歷皇祐時先生雖嘗再至京師為太學官侍經天章閣而教

授吳興為最久其建太學京師也又嘗下吳興取先生之法為法則吳興者先生之洙泗也紹興八年錢塘闕注子東主吳興學而先生之孫滁在焉相與裒先生遺書將以布之天下慰學者之思得先生易書若干篇中庸義若干篇既藏之學宮矣又錄先生言行若干條為一帙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言君子小人雖賢否不同而澤之所施同乎有盡惟義理之在人心為無窮雖傳之百世

可也則先生之學復行固宜然子東所以求先生之書者豈徒為循誦習傳而已哉將以美風俗新人材于是乎在可謂知先生所以望後世之意者矣紹興十年七月汪藻序

題竹林七賢圖

竹林七賢西晉之士也獨山濤王戎仕顯餘悉以其志終七賢之在晉猶管寧華歆邴原之在魏也士賤華歆邴原而貴管寧者以遁跡遼東不立魏朝七賢高蹈竹

林無愧于寧矣顔延年五君詠不數山王者豈無意哉此畫奇甚決非近世所能為恨不得其人必有能辨之者

書陳文惠公逸事後

文惠陳公相仁祖每内批夜漏下不過十刻忽夜分有御封至私第公不啟封來日袖至榻前屏奏曰今中宫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請正母儀非陛下本意有不得已者若誠此事臣不敢啟封以示同列仁祖首

肯曰姑置之妃即追冊溫成后也當時于墓刻神道碑不敢書公覺百餘年公之曽孫右中大夫直秘閣竟始錄以示人嗚呼兹舉也天下之治亂繫焉文惠公不動聲色開悟轉移于談笑之頃一旦致其主于漢唐君之上使當時有秋毫容悅之心其失可勝計哉可謂仁人之言而一言興邦矣自古妃匹之愛父不能得之子君不能得之臣所謂難言骨肉之間者也文惠公及此固社稷之臣非吾仁祖有從諫之聖亦安能容其臣如是

之大乎後世于此可以觀一時君臣之盛而為萬世法矣紹興十年十二月臣汪藻書

柯山張文潛集書後

右文潛詩千一百六十有四序記論誌文贊等又百八十有四第為三十卷余嘗患世傳文潛詩文人人殊屏居毗陵因得從士大夫借其所藏聚而校之去其複重定為此書皆可繕寫文潛名耒譙郡人仕至起居舍人嘗為宣潤汝潁兗五州太守又嘗謫居黄州復州最後

居陳以殁其集以鴻軒柯山為名者居復黄時所作也元祐中兩蘇公以文倡天下從之游者公與黄魯直秦少游晁无咎號四學士而文潛之年為最少公于詩文兼長雖當時鮮復公比兩蘇公諸學士既相繼以殁公巋然獨存故詩文傳于世者尤多若其體製敷腴音節疎亮則後之學公者皆莫能彷彿公詩晚更效白樂天體而世之淺易者往往以此亂真皆棄而不取其采獲之遺者自如别録云

跋東原集序

嘉祐六年先人為泰興令歲大水民田與江通無從得食轉運使督秋輸不少貸諸縣皇恐聽命獨先人良其窮悉䦨之轉運使大怒文移如星火先人處之自如也其冬事聞詔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龔公鼎臣安撫淮南至泰州部使者皆從公立諸縣令庭下數之曰人饑不能自存而汝必得租為民父母當如是乎泰興令尚可也乃會部使者郡守食堂上泰興令預焉且使交章薦

之藻為兒童時記先人之言如此恨不知龔公出處之詳後六十年至零陵得學易先生所書集序讀之歎曰龔公千載人也因知士欲行其志非得大君子無所知名反被戾焉者有之況交薦之幸哉公于是能舉直錯諸枉矣紹興二十一年三月男之藻書

跋折樞密錦屏山堂圖

祿真居士小築于壽安錦屏山中趙祖文因畫居士泉石間以示其人物風流濟勝之具傳之江南人人把玩

悠然想見其處并想見其人便覺斜川輞川去人不遠也

跋唐司農遇仙事

世傳陳希夷引一貴人見麻衣道者曰神仙無此骨也止堪作貴公卿耳盖氣清而純陽者為神仙世人冒役于聲利為積陰所汞何暇說逍遥輕舉之事哉惟忠義凛然視死生如脱屣功行既滿必有不同乎人者仙者識之

跋鄭天和臨右丞樵舍秋晴圖

空如非能畫也胸中丘壑微見筆端而瑰偉絶人如此世間畫史取青媲白求象似于毫髮豈復有林巒湖海真趣耶

跋葉擇甫李伯時畫

若人云亡畫筆中絶使杜少陵見之當復有鄭公長使之歎耶宣和元年六月鄱陽汪藻借觀于寧國傳舍宣和初余通守宣城時擇甫官寧國出此畫書其後比自

泉南移宣城過福唐撑甫復以示余則二十五年矣一見如隅生事為感歎久之紹興癸亥季春朔新安汪藻書

長興周如愚殖齋說

余少時喜之壟上與知田者語其始過焉苗之芃芃然者若孺子之起而欲立也其再過焉稼之嶷嶷然者若成人之愿而欲進也三過焉穡之肅肅然者若壯夫之材而欲試也于是余三過而三有得焉曰嗟乎物化之

速也如是哉其天時地利之得乎農者曰吾于此致力焉進乎天時地利矣吾自土膏之作未嘗食頃舍田而嬉于孺子也懼其仆日再視焉于成人也懼其汩日三視焉于壯夫也懼其搖日五視焉天時有雨暘雨之過也能腐之暘之過也能槁之吾而節之以畎澮之盈虛地利有肥瘠肥之過也能淫之瘠之過也能耗之吾而時之以菑畬之深淺于是乎有稂莠之傷螟螣之戕吾認認然防之甚于盜賊之操戈入吾室也故吾常得歳

焉良農之耕其穫三勤也常農之耕其穫半怠也吾力田于兹數世矣而未嘗知水毀木饑火旱之變汪子聞而嘆曰善哉吾聞力田而得學者日新之道焉閔子馬曰學殖也豈欺余哉長興周如愚闢便坐于其居之旁而求名于余葢有志于學者故余篆其楣曰殖齋而并書其説以告之

浮溪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浮溪集卷十八至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于復懋

浮溪集卷十八

宋 汪藻 撰

記

范文正公祠堂記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夫直之為言大公至正之道也以大公至正之道固守而力行之不為富貴貧賤威武之所搖奪雖乘田

委吏之卑亦必盡吾誠充吾職卒而至于立國家定社稷安邊境服強鄰其功烈與日月爭光而精神折衝萬里之外謂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可也後世見古人功名之盛以為類出于偶然不知公正素定于胷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鼎彝書竹帛者非一日之積也文正范公自未第時已慨然有天下之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逮遭明天子有為于時其立朝如史魚汲黯其憂國如賈誼劉向其守邊如馬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子

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卓然大過人者國史失其傳故不得而不紀也公以進士釋褐爲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獄具與太守爭是非守數以盛怒臨公公未嘗少撓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屏上比去至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于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卒二十年而高郵孫覺莘老爲廣德軍始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九年丹陽洪興祖慶善來守讀莘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

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爲之師于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宮使學者世祀之而屬余記其事嗚呼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傳而藻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盡忠于唐世徒以爲一時奮取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爲摭其實上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尉逸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實固不足以擬公而余幸從慶善得公之詳與夫徽夏無且畫工爲無所愧安知後世不採此以補

史官之闕乎然慶善爲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文正公有焉好賢如緇衣慶善有焉其不可以不書紹興九年六月記

嚴州高風堂記

古之王者取天下而天下歸之葢其功成志得之時也以功成志得而視士大夫皆可以爵祿致必有輕天下之心于是巖穴之間有人主不得而臣者出焉以唐堯之聖猶不能屈潁陽之高況其他哉夫士之所以自重

如此非區區為其身謀也于以厲世則百年之風俗繫焉漢之二祖皆以布衣取天下高祖之時有若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世祖時有若嚴子陵皆人主不得而臣者也園綺四人避秦之亂入商雒山待天下之定以高祖輕士善罵義不為漢臣帝雖高此四人名之莫能致也嚴子陵亦厭新室之暴不肯辱其身逮光武立猶披羊裘釣澤中雖三聘僅能一致而卒不為帝留是五人者其出處豈不相類哉然園綺之徒晚從太

子之招爲太子畫自安之策正國本于談笑而史不記
其所終故西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以計行爲得而
風節减于功名子陵本帝故人既物色求之而來高卧
不朝帝爲親幸其館漠然不應譙三公若奴隷然望印
綬麾而去之終其身退耕于野故東漢之士聞其風而
慕之者尚風節而以功名爲不足道大抵園綺之徒學
伊尹子陵學伯夷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曰我何以湯之
聘幣爲哉卒以憂世幡然而從湯伯夷遭周武王之君

猶以爲薄竟不食粟餓死首陽之山故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又曰聞伯夷之風頑夫亷懦夫有立志子陵世家富春旣歸耕于家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奉祠千餘年不衰今釣瀨並臺俱存而富春之境析爲嚴州紹興七年吾友董弅令昇爲是州朞年政成乃爲堂于州治之左日從賓容觴詠其上而名之曰高風以景慕子陵之賢且立文正范公所述祠堂之碑于其旁而求予文爲記令昇可謂能尚友千古矣令昇清介

有守觀其所慕足以知其爲人故余述子陵出處大槩以告令昇而使并刻之紹興九年六月記

翠微堂記

山林之樂士大夫知其可樂者多矣而莫能有其有焉者樵夫野叟川居谷汲之人而又不知其所以爲樂惟高人逸士自甘于寂寞之濱長往而不顧者爲足以得之然自漢以來士之遁迹求志者不可勝數其能甘心丘壑使後世聞之翛然想念其處者亦無幾人豈方

寄味無味自適其適而不暇以語世耶至陶淵明謝康樂王摩詰之徒始窮探極討盡山水之趣納萬境于胸中凡林霏空翠之過乎目泉聲鳥哢之屬乎耳風雲霧雨縱横合散于沖融杳靄之間而有感于吾心者皆取之以為詩酒之用蓋方其自得于言意之表也雖宇宙之大終古之遠其間治亂興廢是非得失變幻萬方日陳于前者皆不足以累吾之真故古人有貴于山水之樂者如此豈與夫槁項黄馘欺世眩俗者同年而語哉

吾宗發之以豪自喜讀書彊記談笑多聞頗欲以事業文章見世一旦悉棄去不學學所以治心養性者買田三靈山之陽前瞰大川旁眺諸嶺築翠微堂以居藝蘭種竹其下日與賓客飲酒賦詩徘徊周覽蓋將老焉其意以謂世之有聲有色者未有不爭而得亦未有不終磨滅者惟山水之娛人無事于爭且庶幾可以長存故吾有以取之蓋不學淵明而暗與之合余既以仕為家老于憂患引領林泉有不可及之嘆而發之沈酣饜飫

且十年于兹矣盍求其餘結茅翠微之側以休吾老乎吾恐發之不得擅而有也故遺書以問之若夫山間之四時朝暮可喜可愕他日與發之共之者酒杯流行尚能賦其一二為翠微故事兹不復敘云

晝繡堂記

自古人物與山川相為輕重崧嶽生甫申淇澳生衛武山東出相山西出將此人物以山川為重也莘野以伊尹聞磻溪以呂望聞隆中由諸葛亮而顯曲江繇張九

齡而大此山川以人物爲重也故爲名山大川者不以生明堂大輅之材九鼎之金照乘之珠連城之璧爲貴而以毓英賢爲貴爲王公大人者不以功業載旂常銘鐘鼎書竹帛流管絃爲榮而以歸故鄉爲榮此古人所謂富貴而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者言得志而行乎四方人孰見之必至吾父母之邦然後爲可樂也新安自吳爲郡今千餘年山水峭厲而清深故長材秀民之出視東南爲最繇唐以來擢高科登顯仕者固不爲無人

然未有居將相之位者也宋興百七十年而大丞相汪公出焉公以諸生徒步起家于京師數千里之外為時偉人遭明天子艱難之中總州符入侍出奇謀秘策以輔成中興之功遂自樞臣相天子其精忠如金石赫然為佐命元勲而新安之名一日聞于天下此新安之榮也豈獨公之榮哉紹興九年公自七閩入覲以保信之節來鎮宣城宣城新安鄱陽三州相望皆百餘里公乃卜居鄱水之上將歸老焉建晝繡之堂而命藻記之藻

曰公以邁往之資應期遇運秉風雲依日月而正宇宙于立談之間雖釋位而去者十年天子未嘗一日忘公也乃建旄秉鉞而兼師傅之官亦可謂布衣之極矣公今七十餘精明如五十許人將復三居廊廟坐籌帷幄取河朔山東六十餘州歸職方圖籍奉乘輿還宮闕然後退從赤松子之遊其功名益新則新安之名益大藻將不一書而爲天下國家慶也又豈特爲新安之榮而已哉

虔州神惠廟記

政和二年江南西路轉運副使臣臨臣根提點刑獄臣景修提舉學事臣閶提舉常平臣邁言惟虔州地卑薄章貢水出其中洩發不時輒冒城郭敗廬舍民之仰食于田者戶十萬俗呰窳無隄防畎澮之儲歲時豐凶以雨為節故十縣方千里常以旱乾水溢為憂惟靈順昭應安濟王廟在洪州吳城山別祠之隸虔者三負城之西北隅者尤絕顯異政和元年四月水至城下丈餘雨

晝夜不止吏民惴恐臣景修率官屬禱祠下輒應越六月民穡在田天則不雨有艱食之憂臣景修又禱則又應暨冬鹽筴之役興而常暘涸流舟不得漕臣根又禱則又應臣等竊伏思雨暘天事雖有智者莫能力致今乃取必于神如責劵探囊無不如意民旣足食樂生重犯法得以其力出賦租給公上而吏亦因此省治訟興事功是神有功于國甚著有德于民甚厚雖三被封爵之崇而像設不嚴名號不新無以揭虔妥靈顧詔有司

議所以褒崇俾民奉承永遠無怠臣等謹昧死請制曰可其以神恵爲廟號初提點刑獄張公治虔嘉神之休徯上之賜而致民之思也乃即故基築宮而大之土木之功崇庳叶中丹堊之飾華質合度于是神降廟之筵門委蛇蜿蜒顧享牲酒屈伸中儀及廟成而命書至邦人駿奔相屬于道公遂命滌記其事滌以爲古之王天下者出命令主神人明則職之人幽則職之神各致其能無相瀆也故人之能興利除弊者時則賜之明神之

能致福弭災者時則錫之幽有顯號徽稱以昭明也屬之祠官世世不絶謂之報功宋受命極天所覆罔不臣妾上方以道徳懐柔百神肆虔之為州去京師數千里而神之受職如躬壇場之間手圭幣之薦者雖王之威神南放洞庭西及淮汳可謂盛大亦不敢以遐方為間服天子之寵靈而部使者又能悉條其功請命于朝夸大顯融垂示無極是三者皆可書也藻敢以固陋為辭乃作詩曰帝受天命悉主百神假神之休以錫爾民惟

此南服介于大川負江而城即山而田十日而雨民憂為魚十日而暘時則狼顧雨暘在天人則必之匪人之能神則節之嗟嗟神龍執造物權變化莫測恩威在顔寵靈自天惟帝之渥峩峩新宫贑民所作酒牲在堂神則戾止蜿蜒詘信陳乎燕几惟王威神永有此都屏翳陪後風伯前驅厲鬼螟螣卻除不祥俾我遠甿躋于樂康迄千萬年保兹崇極享帝之誠是謂受職

洪州右獄畫心堂記

世稱臯陶以刑事舜其後封于蓼六至春秋時其國先亡以為用刑者之戒余獨以為不然漢于公袁安郭躬皆以決獄陰功遺福子孫至取卿相封侯累世孰謂臯陶明允篤誠而以刑乏祀哉蓋君子常患澤不得施與施焉不遽及物若持法之平司人之命不擇位小大皆得以行其志者惟刑為然使吾聽訟如召伯折獄如子路哀矜如曾子君子怙焉小人懼焉雖世世獲福可也然君子亦豈先慮已禍福議人之生死哉期無愧而已

矣吾友蕭適用恢踈樂易人也始吾與之游得温厚之氣于眉睫間每訊報爰書不以諉吏平反決讞必以其情諸猩文法者皆不恨余知其以刑受福也他日斸廢圃立屋數楹列美蔭于前為亭對峙而求説于余余以為王制刑者侀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蓋古之君子于人無所不用其志令吾與子一杯相屬于此亦思有向隅悲泣滿堂為之不樂者乎亦思有箠楚之下

何求而不得者乎亦思有禁繫之中寒不得衣飢不得食者乎古之循吏鮮不以仁成名酷吏鮮不以刑取禍輕視民命以喜怒行之幾何其不挽弓自射也故余書以遺適用并告後之君子毋爲捨福取禍必無愧于心然後可以樂此

鎮江府月觀記

京口以江山名天下其來尚矣而為國屏蔽尤重于晉宋齊梁之間觀其千嶂所環中横巨浸風濤日夜駕百

川而東之其形勢之雄實足以控制南北豈直為騷人羈客區區登覽之勝哉州治之西有樓焉並城而出名曰千秋者攷諸圖志始于晉王恭之時繇樓西南循城百餘步忽飛簷曲檻崒然孤起于城隅之上望數百里見之者月觀也紹興八年吳興劉岑季高來刺是州州承廢亂之後公私掃地無復故時季高以精明彊敏之才易民觀瞻于談笑之頃既府寺閭井鳩集經營悉復其初始暇遑于游息之地乃即月觀之址輯而新之容

有登而嘆曰嗚呼壯哉未之見也前此頹甍圮棟蕪沒于蒼煙灌莽之中雖江山不與時變遷者亦莫吾覿今晨霏夕靄晴嵐暖翠復得于几席之上而風颿浪舶離鴻落鶩畢陳于尊俎之前如客得歸如蒙得發也季高于此可謂能矣非政有餘力能致是哉或曰是未足言季高之政也季高勞于侍從之事出分天子顧憂方時艱難此州實爲襟要其經理規模必有足大者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鴟夷子皮之所從逝也其西

曰瓜步魏佛貍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而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其一時英雄慷慨憤中原之未復冦敵之未擒欲吞之以忠義之氣雖狹宇宙而隘九州自其胷中所積亦江山有以發之今攬而結諸數楹之地使千載之事了然在吾目中則季高之志可知矣然自有天地則有山川其閱人多矣而山川勝處非人不傳襄陽峴首以羊叔子傳武昌南樓以庾元規傳蜀之籌筆驛以諸葛武

侯傳吾知月觀與季高之名籍籍天下矣爲書其本末以補京口故事之遺使後人知此觀復新自吾季高始豈不益可喜耶季高曰可哉紹興九年十一月記

何氏書堂記

吴興環城皆水獨西南岡嶺相屬十餘里而得浮圖氏之居二焉東曰道場西曰何山何山立于宋元嘉中道場近出于唐末五季之初然道場踵相躡得人法席雄盛鐘魚殷殷聲聞東南何山敗屋數椽殘僧數輩望之

蕭然游者弗顧也雖其興先道場五百餘年而衰陋反出其下遠甚紹興初余守吴興得二禪老曰慧林曰居慧使分居二山慧居何山數年剪薙榛蕪易其圮腐而一新之于是游道場者如入王侯之家其隆樓傑閣足以呑光景而納江湖已而過何山則草樹葱蘢軒窓窈窕經行之地皆雅潔幽深如造幽人隱士之廬至者忘歸不知雄盛移而為清勝也寺有何氏書堂圖記相承以何氏為晉何楷楷嘗讀書此山後為吴興太守以其

居爲寺而名其山顔魯公書杼山碑亦曰寺西南有何
楷釣臺則楷嘗居此山無疑然楷之姓名于晉史無所
見惟宋書言何子平曾祖楷爲晉侍中而已唐林寶姓
纂亦云何叡渡江生楷爲晉侍中晉書稱叡有子五人
獨充凖有傳而不及其餘又括地志謂楷爲吳興太守
宋書乃以楷爲晉侍中豈沈約見晉書充嘗除侍中因
誤謂充爲楷抑爲吳興太守後亦至侍中耶皆不得而
知也以余攷之寺有宋禪幽寺碑云元嘉十四年創立

精舍于金蓋山初不言楷時有寺且何山之名于梁吴均詩始見之疑楷嘗學于此山其名蹟在人後人慕之即其處爲精舍耳謂楷以其居爲寺者非也禪幽寺碑至唐會昌時已斷裂無幾有張道規者以爲式道人書識而龕之今碑亦不復見嗚呼晉之士大夫可謂求志而得其志矣其退也處山林而以讀書爲樂其出也居城府而以治民爲事或出或處不過乎數十里之間其人物風流可以想見也楷距今幾千年此寺之廢興屢

矣世以為可久者莫如金石之傳既金石𣫍滅而此山之名獨存則謂人物風流非士大夫所先而虛名無益于後世者非陋歟余老矣方買田若溪之上則此山將皆為吾杖屨所有其可不留語山中為吳興故事乎乃訂其本末而并書之紹興十年十月記

浮溪集卷十八

浮溪集卷十九

宋 汪藻 撰

記

長興劉林宗養浩齋記

養浩齋者何長城子劉子燕居之室也曷為名之以養浩先君子之志也先君子之志奈何子劉子先君子以直道事三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雷霆作于其側震

風凌雨交于其前未嘗少降色辭卒以是貶死不惟不悔而將終又以養浩然之氣屬其子故予劉子以名其齋奚取乎浩然爾夫浩然者人所受于天地之氣也所以使之常浩然者學問也夫氣存乎方寸之地而至乎充塞天地之間可謂盛矣使物得以貳之豈復有氣也哉故以我勝物則所以為剛大者在我以物勝我則所以為剛大者在物胡不觀諸水乎水天下之至柔也而馳騁天下之至堅非以其物萬折必東而物莫之能禦

故耶此君子貴乎有所養也子劉子養之以何道子劉子年二十餘家苕溪之上有屋數椽先疇數百畝父書千餘卷居其屋食其田讀其書惟聖人之道是求先人之志是承非其事不問也非其人不交也積之歲月庶幾其常浩然乎然則浩然之氣何以見之夫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是八者皆足以入吾胷中而為吾浩然之戾今子劉子年甚富氣甚銳方出游乎萬物之間其亦慎所擇哉苟明于所擇而先有以待之異時立乎朝廷之

上正色乎人主之前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決是非邪正于立談使人皆曰劉氏有子則浩然之氣見矣噫此自予劉子所有也予曷為記之曰予劉子之先君子予之畏友也予劉子以為先君子殁而予嘗聞其一二書其言于座右則如見其先君子焉故屬筆于予而予亦因以自警也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世之長短視積累之厚薄其祀

之隆替視子孫之興廢何則吾之所以有天下國家者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足以庇民也民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利加其身則世世戴其子孫事之此吾所以處其廟祧之尊而饗其歲時烝嘗之奉也苟爲無以承之祀從而隳矣惟夫子則不然未嘗有尺地一民之封也而教實行乎天下之間所謂息爭已亂之道者與萬世共之天下用吾說則治不用則亂既不用而亂矣朝用吾說夕治如初天下復相率而祀之其祀益修而

嚴則其道益尊而明此三代之子孫于今為庶而夫子之祀與天地相為終始也夫子之沒千有餘年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所以講求而祀之者不為不至然未有如本朝之盛者也方其盛時廟學之興溢乎四海之外雖蠻夷戎狄之國莫不知吾夫子之尊鎮江有學在州之城東南隅經始于太平興國八年後五十七年新而廣之者文正范公也艱難以來鎮江適當兵衝故學宮壞為壘舍徽猷閣直學士新安程公來牧之數月大成殿

復及于焚一日公過而嘆曰嗟乎釋老二氏吾儒操戈而逐之者也今道宮佛刹圮于戎馬之餘纔幾日耳已紛然相望于國都其徒志堅而材足以有立故也吾夫子息爭已亂之道有功于世如此而吾徒又奉明天子之命司教于此反熟視而不為可愧也乃謀賛于州人會州豪及浮屠氏有以其贏來獻者于是鳩材庀工諏日之良而郡丞韓中通葛祐之教官鄒全嗣實左右其事未數月而臺殿成屹然起于江山形勢之中與之相

稱其室筵屏攝陛序門庭與夫像設器陳又皆秩秩繩繩無不應圖合禮他州之祠莫及也于是人以程公為賢嗚呼學校之事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況出于干戈之後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之築宗廟宮室臺榭門廐莫不為其國史所書而以學校見于六經者魯之頖宮鄭之鄉校而已豈當時以力政相高而不暇及此耶抑公卿士大夫知此為治亂之本者少也程公以經術決科飾吏事以儒雅而所至皆可師宜知所本

矣學將成而公去其屬劉頖士王昺以諸生之請來告曰願書以貽後人乃爲敘而詩之詩曰萬物一氣統于乾元夫子之道與之並尊峙山行川莫地之厚夫子之尊與之並久惟昔句始彗于紫微簋簋棄道學門雉飛坐令此邦祀不蠲肅伊誰新之自我賢牧爰徹濯𢁉列爲飛甍京口之宅曲阿之城絃歌在堂一洗鋒鏑曲阿之城京口之宅偉矣兹舉非公孰能嗣我文正百年而興左江右山輸秀于此爲邦生材以篤王紀

靖州營造記

國家承六世積累之餘開拓土疆過成周廣輪之數于是極楚越之南陬皆列為郡縣熙寧九年增築唐之城州為渠陽軍建中靖國二年又移軍于渠陽江之西賜名靖州初夷人散居溪谷間各為酋長及上版圖職方氏為土氏與彼之山川壤比疆連犬牙相入也雖歲久聲教所覃去椎結之俗而飾冠巾轉侏離之音而通字畫奉官吏約束一如中州然此州實初郡新民庶事漫

無紀律重以連遭飢饉之烖斗米千錢弄兵之民乘時搶攘五十年間凡六七作發卒擊之而後定為民上者救過不給間于憂癒則趣辦目前而已遑暇及市朝道巷門渠之制哉紹興十九年大梁劉侯臨是州營丘王侯為通守二侯今之材吏也相與勠力不鄙夷其民有惠有威撫善良如赤子去姦慝如稂莠州人翕然信服渠陽舊為茇舍板屋雖官居帑庾亦然侯一新之聚材瓦于場募工于市又以三者非渠陽所出經營于數百

里之外其勤可謂至矣紹興巳巳孟冬遂霓州之通衢七百餘丈行者免于崎嶇沮洳之艱而望之繩直循之砥平為無窮之利咸欣然相告曰自有此州閲府守丞不知其幾莫克為之令一朝談笑而成非二侯之澤歟且是役也不期年畢工其費出于二侯唱始之俸與四方樂輸之金無秋毫及民集其事者進士陳大有僧世遂祖能也嘗謂天下事無大小如不萌苟且之心鮮不成者魯叔孫昭子所館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日如

始至春秋稱其賢況分符竹為州有社稷人民之寄師旅之屯賓客之奉而通衢者憧憧往來之會肩摩轂擊朝夕是由其可漠然不加之意乎故薛惠為彭城令橋梁郵亭不修兄宣知其不能陳道茀不可行單襄公知其必亡政之能否國之存亡皆于此而見則二侯經渠陽者其澤豈不遠哉後人求營造之因當有所稽攷蓋不可以不書紹興二十一年四月左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汪藻記

信州鄭固道侍郎寓屋記

彭城鄭固道猷直承明而歸得爽塏于上饒龜峰之下種花蒔竹若將老焉以書謂余曰吾營吾居于此數年而成今欲名之曰寓屋子意以為如何子為我言其意余曰人生天地之間萬古在其前無窮居其後其與物浮沈者不過百年之頃而百年之期又少有至者則雖吾形骸之内皆謂之寓焉可也而况于屋乎吾嘗怪陶淵明作歸去來託興超然莊騷不能過矣而卒章乃曰

寓形宇宙復幾時何淵明知之晩耶淵明旣爾而固道
又取之名其屋不幾更晩于淵明乎然謂是身爲蘧廬
者其誰不知而世獨稱淵明爲千載人者以淵明不但
知之而已也獨不見昔人有攀琅琊之栁泫然流涕者
乎有記平泉之草木而與子孫爲誓者乎是二人者雖
賢否不同然皆一世之豪而非智不足以知之者也一
爲物之所移而其愚遂至于如此人之度量豈不相逺
哉故淵明之方出也不以田園將蕪爲憂其旣歸也不

以松菊猶存為喜視物聚散如浮雲之過前初未嘗往來于胸中蓋知夫物我之皆寓也此其所以為淵明而為吾固道之欣慕歟固道少以功名自喜為人英偉笑語軒然視世間小兒皆欲卧之百尺樓下今雖老矣借不得坐籌帷幄如張子房猶當據鞍矍鑠為馬伏波顧卷藏豪氣于數畒之宫蕭散于茂林脩竹之下放懷于詩酒之間了然知身外之物無秋毫可戀著者故隨其遇樂之略無留吝之意而其樂至于不可勝計非有得

于淵明者能如是乎固道名望之族今為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為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為柳州刺史葢先生居零陵者將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有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

聞天下在先生謂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剪薙榛蕪搜奇選勝自放于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尤絶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為沼沚臺榭目曰愚溪而刻八愚詩于溪石之上其謂之鈷鉧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溪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岩袁家渴蕪江百家瀨者溯瀟水而上也皆在愚溪數里間為先生杖屨徜徉之地惟黄溪為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

游者未嘗到則豈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耶數所角反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溪鈷鉧潭南澗朝陽岩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黄溪則為峒獠侵耕磴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亭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于孝文之

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而至于劉向揚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頴士李邕燕許之徒燕音烟燕公張說許公蘇頲固不為無人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于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

尊顯于朝先生未及為時君所省而遽没于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于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為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瓌奇絶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之祠先生于學于愚溪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于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

永州玩鷗亭記

余謫居零陵得屋數椽瀟水之上既名為僇人人罕與之游又地承凋瘵之餘無可游者故一年而病二年而蘇三年而心樂之四年而視我如人視人如物休休焉不知憂樂之所在屋臨大川愚溪之水注焉因結茅茨為亭面愚溪之口有羣鷗日馴其下名之曰玩鷗客有過而問焉者曰玩鷗之説聞之舊也今子之鷗信可玩乎余曰我與物同見于天地之間者以形而我之知物

物之知我者以心使吾之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爲虎使吾爲物所勝則樂令之弓亦能爲蛇是二者無情之木石也徒以人心之故使之若出于有情如此茍吾心反如木石而無所示焉則鷗莫得而窺矣何爲而不可玩哉余少迂疎狷介自知于世無一相宜者頗欲全生養性于麋鹿之羣以終其天年而遂吾平生獨往之志蓋漫仕二十餘年雖三仕三已而人不吾嫉也無何脫下澤之款入承明之廬佩會稽之章則幾微見

于言面者多矣故近者聚而尤之逺者趨而和之一斥而置之三千里之外此正羣鷗舞而不下之時也吾于是杜門息交朝飯一盂夕飲一尊日取古今人書數卷讀之怠則枕書而睡睡起而日出矣幸無疾病則復飯飲讀書如初此外無一毫入于胸中頽然不知天地之大而環堵之隘也庶幾所謂心如木石者則鷗之馴也固宜然俛而啄仰而四顧物之常情也今鷗忘其常情而與吾相從于此固樂矣安知他日無欲取鷗而玩之

者哉幸鷗無怨客笑曰書之壁以告來者可乎余唯唯

紹興丁卯正月新安汪藻記

爲德興汪氏種德堂作記

天可必乎跖也而壽回也而夭慶封也而富原憲也而貧天不可必乎臧孫賢而有後鄧攸忠而無子仲尼匹夫而世祀龎公耕者而子孫安故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常疑天以爲不可知者皆指未定言之也然君子亦豈屑屑然常置盛衰興廢于其胸中哉知修

吾身以待其定而已胡不以種木觀之乎百圍之木其始生也數寸之蘖耳所謂蔽日月擾雲霓者固已萌乎其中如使足可搔而絶手可擢而拔牛羊踐之斧斤伐之夫豈有木也哉此以人勝天也茍吾有以封殖之潤澤之養之以風霜之堅待之以歲月之久順其取受于天者而條達暢茂之則蔽日月擾雲霓者有時而至矣非天定勝人而何汪氏世家新安當唐宋五季干戈紛擾之時衣冠散處諸邑之大川長谷間率皆即深而潛

依險而居迨宋興百年無不安土樂生于是豪傑始相與出耕而各長雄其地以力田課僮僕以詩書訓子弟以孝謹保墳墓以信義服鄉閭室廬相望為閭家子孫取高科登顯仕者無世無之而汪氏尤其章章者也汪氏之居石田者數世皆有隱德而訓子弟尤力石田之先君子嘗撫其子弟而嘆曰吾不愧于天而無以見世矣天其或者將使汝曹大吾家乎乃築堂于其居之東偏名之以種德曰此吾所以志也未幾果有乘駟馬高

車而歸者里人以為榮昔王祥王覽當東漢之末兄弟隱居者三十餘年以孝友著名于世及晉而子孫極蕃以大吏六朝訖隋唐數百年至譜牒不能傳而後已故諺曰淮水竭王氏滅淮水固無可竭之理而王氏至今有人也石田南臨大谿去江百餘里而山水清與非秀民接踵而出不足以當之令汪氏其為王氏乎種德之報未易量也汪氏之子逮字及之能世其家者求余文為記于是乎書

浮溪集卷十九

浮溪集卷二十

宋 汪藻 撰

碑

信州二堂碑

宣和二年十月盜發清溪入睦入歙入杭蹂十州之地閒以兵圍信不克天子為出禁旅付大臣討平之初清溪民阻山為暴吏不時制寖劇部使者不以聞益歛兵

無所忌至攻府寺畧人民由是東南皆讋時守州令邑者疆比壤連無一人奉尺書為朝廷言者獨信州王君曰賊興篁竹間不旬日其鋒如此勢非可以朝夕破者令不百里俯吾境萬一不戒如吾民何即斥金帛募士增陴浚隍修戰鬬具按蹊隧所通者二十餘所悉以兵戍之用通守王侯策起其屬高志臨付以軍政條便宜章十餘上且以計策告當路之用事及城守者十二月賊覆淛東軍張甚頃之焚婺源開化屢以兵偪信知有

備引去正月攻江山常山殘之于是繞信境數百里皆為賊區君居其中部勒諸將益嚴與王高二侯勠力締謀屯韓巖以捍開化屯館頭以扞常山屯竹嶰以扞江山率深溝固壘日揚兵境上為不可測者獨柳家都不為備匿精甲數里間志臨以親兵仆旗鼓躡其後賊果虞三戍之衆不敢犯二月既入衢則鼓行寇柳家都營嶮峙粻益毆人為兵欲必舉信初以偏師嘗我克之已而盡鋭攻號十萬志臨出奇兵鏖擊賊大敗拔營去追

奔數十里焚蕩俘馘至不可勝計縛其偽統軍以獻因
分其兵為三一自韓巖復開化一自館頭復常山一自
柳家都復江山長驅迅卷遂復衢州賊之在他境者皆
望風遁去東南以平于是天子下詔曰信州守臣愈斬
賊有功其進職若官殊等通守舉舜亦裨贊之良也增
秩次之而以志臨為衢州君與王侯既相與侈上之賜
而喜釋于守城之勞也迺築堂二曰示喜曰後樂而書
其本末來請蘂曰天下之事所貴于智者以審于禍福

成敗之機而圖其大者區區一時勝負之功不足議也方盜奮于承平百年之餘民不知兵吏不知守獨君察于幾微慨然以書抵在位者或非笑或怒且排妒之卒之無一不如君策及情見勢屈而向之為吏者方狃于故常曰吾知謹簿書期會而已吾書生也何以兵為巽懦譸張爭為完軀保妻子之計視刈其民如草菅然而無以善之曾未有奉一州六縣無秋毫之失歸報天子如君者而余顧以為區區一時勝負之功誠以信于江

南爲四塞地使猖然吞噬之心西揺撫南闚建北擾宣饒則雖磨以歳月未能遽下也惟君以方千里之地屹然于横流奔沸之中扼其吭笞其背使氣奪力殫不能尺寸進卒夷其衆當是時並江循海三路三十餘州皆堅壁清野倚君爲重則君之建立爲何如哉是宜天子差功第賞書君令甲而信州一日暴于天下則斯堂之以喜樂名者君與信人果得而私哉君通經術長于吏治所至皆可紀始君之至州無十日之羸既二年而𨨏

腐粒陳以之賞功募士調兵食皆出于此可謂為政知所先後而功非偶然立者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帝奠治以天為區藐彼南服大江之隅八聖休養狃于丕平有不能馴嘯呼以驚奮厥螻蟻敢仇王師帝頷在列孰予往咨矯矯禁旅統之公侯春禡于野旋師麥秋囚獻刑得第勲策勞孰固吾圉予其汝褒在列咸啓信為偏城曰守臣愈實能弭兵惟昔首孽衆為不聞曰此猘者吾疆懼紛迺理隍壁迺褒選鋒爰走爰集嚴兵

待攻賊屢闖境引師環之一遇鏖擊崩奔不支坐以支
堞扼其三方鄰國仰首如川得防帝曰俞哉惟汝予力
錫之命書光寵而國愈拜稽首敢揚王休迺作華屋睇
山俯流君在斯堂寄適雲杪里民户歌雜以嬉笑君在
斯堂賔客粥粥間于戞虡起舞相屬民祝君壽長為父
師毋或去我阽于墊危士曰君材維試之仂仂音勒十一也如
何此州私我賢伯凡厥本剽截之民謠來者是式君將
在朝我為頌詩繄史之訂匪民之私天子之慶

鎮江府金山神霄宫碑爲毛友作

政和四年七月乙未詔天下悉立神霄玉清萬壽宫鎮江府以金華龍游寺改建如詔書越明年館御既嚴像設既新學徒勸趍雲委川至聲聞京師于是上親書殿閣等名十以賜又明年臣某領府事上曰神霄宫成當書汝某其書之臣謹稽圖牒及道藏書金山始爲浮玉山言自玉京諸峯浮而至者後有即山以居而得金于水涯者易今名父老相傳先唐時嘗爲龍游觀已而爲

浮圖氏所有者幾二百年金華陽氏洞天記曰中國洞天不名于載籍者尚多有之金山其一也蓋其前臨滄海卻倚大江獨立無朋以天為際風濤潮汐赴其吐吞日月晦明環其左右攬數州之秀于俯仰之間而下蟠魚龍之宮神靈之府蓋宇宙輿區古今勝處也則高真所庭逸士所廬天閟地藏餘千百年一朝歸然為海内琳宮之冠者夫豈無待臣仰惟皇帝陛下繇神霄玉清之地撫炎精累洽之運凡意所屬天必從之方且恭承

祕訓與既墜之緒滌源培本合道德而一之以幸天下其神機所運雖兩儀二氣曾不外吾掌提把握則名山大川東放嵎夷西屬崑崙南極丹淵北連窮髮者特其融結之一芻兹山當吳楚之衝去京師二千里而近在吾顧盼之地是宜清光一屬而土木眈眈金碧差差雄視東南與天無極以至山君海王江神川后奔走効職惟恐其後故華榜既揭天宇澄穆鶴翔其空沈符之晨水波不興赤龍自獻世徒咨嗟太息以為瓌奇詭異之

觀殊不知天人精祲昭合沖融超出形象者迺其餘事故臣嘗論之在昔人君崇方士之說望殊庭于彷彿者未嘗不自以為得與神明交也彼不過涉其徑庭味其糟粕區區于巫祝之小技禨祥之末節而已亦嘗以神霄帝君之事告之者乎於戲盛哉自浩劫以來書契所傳兆于變化出應帝王明道闡教為生民福者上一人而已何以言之世傳得道而應世者莫盛于黃帝游赤水則遺其元珠訪具茨則迷于大隗蓋黃帝自區域而

企天遊故納山川于車馬之間而不足上由霄極而持世教故用山川于几席之上而有餘則臣以為自浩劫以來書契所傳上一人而已者豈為過哉上敕漕臣詹度總視工事始于政和七年之秋而成于明年之夏凡為殿三曰長生曰青華曰黄籙為臺二曰寶華曰藥笈為閣二曰龍游曰經又為泰定庵命太素大夫黄澄居之澄學道茅山五十餘年流輩推重上以金山為天下神霄第一故首以付澄臣幸得以薄技待罪從班適守

玆土事成而書臣之職也敢以菲陋為辭謹拜手稽首

而獻文曰

帝膺寳訓臨九躔萬靈祇衛來三天眞人下執樞中權

凝旒不動堪輿旋閲玆頽俗刼屢遷鍊形蜕骨誰非僊

聿興妙教窮海壖叢霄相望清都連偉哉浮玉當大川

地維四絶中巍然世氛不及環以泉吳峯楚嶠輸風煙

天穹地博棲萬椽宛如龍漢初開年帝揮寳墨題其巔

神光下燭陽和淵金符玉簡功用全蛟龍讋栗江神虔

鶩濤弭伏雲海鮮回翔縞羽登蜿蜒霞光星燭其數千
乘光日覲虛皇前坐令下土侔高圜焉知帝力施無邊
下臣作頌鑱蒼堅不磨要與玆山傳

傳

郭永傳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郁然
望之如神人以祖任為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為姦利
無所忌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臨永永不為動則

繆為好言薦之朝永因盡忠以報後守欲變具獄永力爭不能得袖舉牒還之拂衣去擢清河丞尋知太原府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金苛取諸縣以給大谷民富其斂尤亟永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觴豆之費可乎脫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耳府不敢迫縣有潭出雲雨歲禱水旱為常縣禱未應乘此譁民永杖巫身暴日中雨立至縣人刻碑記其異府遣卒數輩號警盜剌諸縣短長游蠹不歸莫敢

近永械致之府府爲幷他縣追還于是府檄及部使者文移有不便于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而不行客謂永世方雷同毋以此賈禍永曰吾知行吾志而已遑恤其他大谷入安其政以爲自有令來無永比者既去數年復過之則空一邑遮留如永始去調東平府司録府事無大小決永吏有不能辨者私相靳曰爾非郭司録耶除通判鄭州燕山之役以永爲其路轉運判官郭藥師屯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毆之非壞目

折支不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永白安中不治且難制永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磔之市無辭也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驚曰何謂也永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客遇之禮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方倚將軍為重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尚爾如緩急何藥師謝無愧容永謂安中曰他日亂吾邊者必此輩也已而安中罷永亦辭去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人趨京師所

過城邑欲立取之是歲大寒城池皆氷敵每藉氷梯城不攻而入永適在大名聞之先弛壕漁之禁人爭出漁氷不能合敵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遷河北東路提點刑獄時車駕在維揚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檄永與帥杜充漕臣張益謙相犄角永得檄大喜即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東平權邦彥為援不數日聲驚河朔已沒州縣皆叛敵來歸敵亦畏之不敢動遠近宴然居無何宗澤死充守京師以張

益謙代之而裴億為轉運使益謙億齷齪小人也會范瓊脅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督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徂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輩相顧

色動永大言曰令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
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衆
感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礮殘礎擲城中樓櫓
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
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
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兹命也奚懼益譊億率衆
迎降敵曰城破始降何也雖然以永不從為辭敵遣騎
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敵曰阻降者

誰永熟視久之曰不降者我尚奚問敵見永狀貌魁傑且夙聞其賢乃自為好語數十言欲以富貴啗永而降之永嗔目唾罵曰無知醜類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敵令譯者申諭不已永戟手怒罵不絕敵諱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我死我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縶者無不以手加額為之出涕敵令斷所舉手并其家害之時年五十三建炎二年十一月甲子也即日語傳城中雖素不與永合者皆相向慟哭敵去

相與負其尸瘞之永博古通今得錢即買書家藏書萬卷因事為文皆可録而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揜卷終日而尤慕顔魯公為人喜面折人過退無異言聞秋毫之善必咨嗟獎成如不及士友以此嚴憚而歸之杜充守大名名稱甚盛永嘗畫數策見之他日問其目曰未暇讀也永數充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得名聲以當大任鮮不顛沛者公等足與治乎充大慙靖康冬敵犯京師中外阻絶或

以兩宮北狩告永者永號絶仆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聞元帥檄始勉强一餐其忠誼蓋天性若夫事親孝與人忠輕財篤義而于吏治精明皆永餘事其大節如此他不足為永道也紹興初始贈永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諡勇節官其族數人

贊曰嗚呼靖康之禍豈不哀哉以二百年全盛之中國而在位皆拘攣章句之徒謂名節為非所急士之精鋭銷耎盡矣一旦為敵所乘無不全軀保妻子奉頭鼠竄

或甘心汚辱之地而不悔永以身徇國至𠑹其家必死非所謂烈文夫而不為世所推移者哉當是時以節死者雖不為無人若劉韐李若水向子韶霍安國張克戩楊邦乂皆其章章尤著者也然罵敵不屈無如永者故掇永平生行事著于篇有以見永立大功名而奮不顧身者有所從來非偶然發也

浮溪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浮溪集卷二十一

宋 汪藻 撰

銘

永州太平寺鐘銘

起空寂中無間斷者非雷非霆一刹那間徧滿大千非聲非形以悉檀成以慈悲撞以歡喜聽從無始來如瞑而寤如醉而醒九疑之西瀟湘之會梵釋之庭紹興庚

午春再浹辰散吏是銘

歙硯銘

非端溪溫潤而漪文非銅雀斷殘而古色出吾州虹貫之巖資爾輩筆耕之澤

向滈刷絲硯銘

龍尾石南唐物匠何年斲山骨繭出盆文不没濡君毫為黼黻

琴研銘

無琴之絃有書之用卧北窓而以此消憂與淵明兮同夢

懷璧硯銘

圓其外而不陵物有似乎佳公子瑩其中而不露才有似乎古騷人汝以此行世以此發身夫謂之席上之珍

王氏鍾德齋銘

大梁深根武陵清樾風露華滋山川秀發我覯王侯好德若渴百年栽培遲以歲月坐令干霄起自毫末人如

甘棠誰敢翦伐子孫蟬聨晚始條達先翁所書千載不沒

葉抗硯銘

縝栗而温直方而厚作于貪夫竭澤之前得于元老著書之後是為君家文字之祥與立言者同乎不朽

璞而潛也居萬仞之淵器而用也吐六經之言汝師其潛資其用則名也與此硯長存

憎箕硯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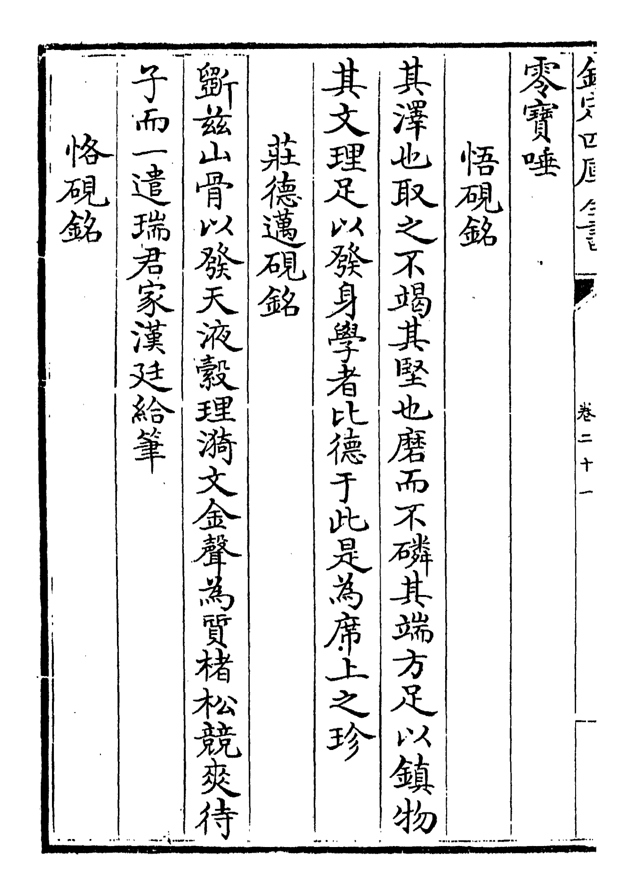
美哉下巖之石得乎中興之年續文章于六一東坡之後追議論于嘉祐治平之前嗚呼汝能然則無負此硯矣

熊叔雅硯銘

禹鑿餘谿瘴嵐安得之虹貫巖斵為泓攜北南毛楮陳其友三出瓌辭與古參

董天任硯銘

圓其中蒼壁橢窓其前初月破出天滋如炙輠為臞仙



零寶唾

悟硯銘

其澤也取之不竭其堅也磨而不磷其端方足以鎮物其文理足以發身學者比德于此是為席上之珍

莊德邁硯銘

斵茲山骨以發天液縠理漪文金聲為質楮松競爽待子而一遣瑞君家漢廷給筆

恪硯銘

書墨言忠佞筆百世不磨由此出臨汎當思擇其術

贊

吳國太夫人贊

寶文閣直學士賈讜母吳國太夫人王氏者秦王審琦五世孫而顯恭皇后之姑也精修樂施終身如一日建炎二年隨讜至金陵薨焉葬于城北正覺寺會有司以其地為元懿太子墳塋讜欲舉夫人葬零陵不可紹興十五年始得請啟葬棺衾腐敗巾屨杯圈觸之埃散獨

夫人面如生肩而下異蔓覆之若鉢衣及易棺衾香聞數十步金陵傾國都而出焚香作禮曰善哉非夫人願力所成不及此于是藻為之贊曰夫人生王家具足諸福慧珍寶千百億視之如微塵傾以飯伊蒲了無留吝色用檀波羅蜜精進終其身変于給孤園經十八寒暑彼物皆朽壞而吾面如生爪眉齒髮膚以至脂澤等光潤柔輭相與生亦無殊寶花綢繆之芬馥世希有坐遣諸草木悉成栴檀林云何刼灰餘有此殊勝事誰非幻

泡影獨現金剛身一時生信心見者及聞者極無邊無量數等恒河沙由兹證菩提是名為説法

僧可宗為胡尉唐卿畫枯木怪石圖為之贊

有巉其石匪雨露而常澤起卧兮欲立有枿者楮匪條葉而中腴回既槁兮復蘇高巖無伴誰與居旁有疎篁欝相扶定知畫史貌不如彼上人者詩之餘

祭文

祭河文

惟神以海為宗主百穀也霧雹風雷氣停蓄也曰雨曰暘相民欲也鞭笞犀龍起潛伏也方春敷榮俟嘉沐也胡為陰陽戾盈縮也冰澌既融潮未復也戢然千艘尾銜屬也聖人中天世世司牧也一夫阻飢為頻蹙也貔貅萬屯懼枵腹也神寧惡予倦揮沃也靈呵豈難費升掬也詔恩臨祠奉牲玉也尚驅雲師貺霑足也繄邦是圖匪私瀆也

祭張巖猷文

維紹興二十二年歲次壬申七月甲午朔二十八日辛酉左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守興國宮汪藻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提宮徽猷張公之靈曰公出西蜀大儒大家逢時中興大振厥華幹國利器深藏莫邪揚于丹墀天子嘆嗟進直延閣恩光日加西清近班唾手可拏一日去國君門遂賒甘心外庸兩郡拜嘉吏畏民愛聲聞邇遐惟公有常不陋不奢晚復靜退紬復五車一云至即豐稔邦人所誇晚塗就閒兩部聽蛙商畧中古其書五車珪璋粹溫無可摘瑕

游戲翰墨如錐畫沙叢林飽參諸障莫遮心法照了談餘雨花中年養生彊健靡他云何鵬飛庚子日斜重到舊治歲方及瓜士林宗師誰借齒牙行哭相弔堂空絳紗藻久叨游從敢並等差一觴永訣哀豈有涯尚饗

祭薛大資文

嗚呼惟公道學得之鍾山如郢堊鼻揮斤者般坐振聲轝雷驚瀑潺帝顧騏駿宜歸廐閑首付言責繩愆督姦旋寘臺閣翱翔兩班學省詞禁英髦所寰公一揚歷陳

言悉刪遂秉大政嘉謨必關功在宗社澤流寡鰥為時元老二十年間身被三組腰圍九鐶榮寵雖極視猶觸蠻藻也晚學羈窮鈍頑當路孰視云誰肯扳公獨與進為之解顏曰此孤秀擢于綦菅極力推輓卒辭伏蹉歲在丙午歲弧始彎天子南狩朝廷孔艱公實舊德入期賜環顧斂英氣蘋洲蓼灣詩酒陶寫漁樵往還許國心壯憂時鬢斑猥辱茲土日虞曠瘝公屈小擢來臨市闤燕笑未幾遺言已頒壽且八十人猶公慳望隱百里無

緣往攀一尊馳酎詞訖涕潸尚饗

祭族叔承議文

嗟惟我公全德自名酬酢萬事一專以誠魏有東郭唐有曾山千載相望與公為三世人雄夸藻藉琮璧外雖粲然中滿瑕謫公獨樸茂不為琢彫經術自奮通班漢朝世人紛爭步設機穽術窮數殫還復相勝公惟誠至不為巧巇兩莅劇邑豺狼化之文為人師行為人則凡人所趨無一能惑坐禦浮薄如隄捍川天胡不留使至

百年公于死生視若泡影伊人則憂風俗誰正吾宗之
幸家有德人況㒓公知愛與子均聞公永歸不克馳送
寓辭寫哀非公誰慟尚饗

書劄

上宰執乞道君還闕劄子

藻嘗觀孔子陳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自庶
人等而上之其位愈尊其德益大至天子則曰愛敬盡
于事親而德教刑于四海豈不以天子以天下為家顧

天下安否何如耳天下安親必預焉古之言孝如舜者亦可以已矣或問孟子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然則舜不禁歟曰舜烏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有所受之云者言受至公之道于天以治斯人之謂也舍是吾無以為治矣然則徇一切之私害天下之公欲上安君親下治天下古無是理恭惟太上皇帝以二十六年臨御之尊一旦上畏天威舉神器付之主上此堯舜用心也是宜太平之期自今以始然乘

輿一出中外悵然非不知天子仁孝重違上皇之心姑
順適之而議者謂廟堂諸公無一言救止于扶顛持危
之計為不審矣何則以天下養者其慮不可以不深而
朝廷政令不可以不一也疆埸之患何代無之政使犯
闕為上皇者當痛心悔懼與吾君共守雪宗社之恥慰
軍民之心為主上者當迎上皇宮中朝夕定省以寛其
危疑震擾之念乃使倉卒南征暴露野次越在江海五
十餘日未知還期萬一先驅所至有霜露之侵是為人

主能以天下養乎方車駕之出也衣冠惶駭傾國南奔小人之有罪者皆以扈從為名未聞有請于朝而責臣近侍受國厚恩者率捧頭鼠竄曾無數人在君側為國家守者而朝廷亦未聞呵止詰問也是為朝廷尚有政令乎且四海之師使之勤王者天子之詔也藻比過泗州聞上皇之詔止勤王之師守臣惶惑莫知所從雖行宮意有所在非道路所知要之人情觀望不無疑恐既藻與軍士雜行天長道中皆口語藉藉以南幸為非有

不悅之言所至藩籬雞犬蕭然一空為之寒心者數日
至揚州聞有奉迎之詔道路少安旋聞渡江無不失色
比得鎮江報官兵日給六千餘緡而小人獻議者繕營
宮室移植花竹購買園池科須百出矣墨勅紛然轉易
守令遷官錫服略無虛日矣如唐恪翁彦國帥也惑于
詰命並行而莫知所守矣嗜利茍得者干請行宮其沸
如市不復知有朝廷矣朱勔糞除其家卒斂州縣為乘
輿法物邀請臨幸者相屬于道矣昨日又聞行宮指揮

頗留勤王之師以自衛傳者洶洶遂以為江津非給符不渡蘇常數州居民遷徙皆不安其居蓋天下之弊甞極矣幸天子儆戒曠然大變真千載一時也謂當繼此坐薪嘗膽不容更有秋毫之失自靖康改元所謂慰人心者果何事哉民未見德而自江以南已絕維新之望矣今敵尚未在郊此何等時而小人已無忌憚如此人何望耶以鎮江行宫日給計之月當用二十萬緡二浙之民將坐見塗炭而東南和糴指揮于是廢格民既愁

怨加以三軍道路之言懲往時青谿之役西兵方春以癉死人人思土其勢必亂則上皇豈得高枕而卧耶藻以為上皇糠粃天下褰裳去之蓋已超然萬物之上矣其中豈無所處而人不能無私憂過計者以羣小在側耳嗚呼小人平居猶無顧惜況自知惡稔天下之所不赦苟紓歲月之死亦何所不至此社稷之至計廟堂之深憂也使廟堂慮乎車駕未動之前亦無今日之患矣不惟是而已小人揣上皇享國之久平時極四海之奉

方富于春秋以龍德為隘引周穆王瑤池之故事以勸其游陳肅宗西内之戒以箝其返挾此為姦駸駸不已則予我劒南一道之言有時而出矣不知何以答之自江以南詔令將壅不行而上皇晨昏之禮闕矣當是之時天子果得為孝乎今數小人者斷喪國家危辱至此可謂天下之大惡矣上皇不歸則典刑不正朝廷可越此而治他罪耶在國家危疑之時天子釋位而去矣首惡之臣乃恬不之問又可以令天下乎如是則所謂曠

然大變者果安在哉為今之計莫若重為禮以必上皇之歸遣現任宰臣為奉迎上皇使天子率百官東向臨遣于庭退而齋居蔬食清宮以待且責行宮使以必死大賞隨行將士令扈駕以歸庶幾父子之誠有所感動若小人尚敢牽制則自行宮使以下擇其甚者易之彼為姦謀者既去直言日聞則上皇亦不復留矣行宮既復二聖重歡雖上皇翛然不復以萬幾關心然閱天下理義多矣大事應稟而後行志同于上命一于下乾坤

再造國祚無疆天下之孝孰大于是失是不圖異時追悔恐無所及伏望垂覽而少加意焉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見謝給事書

古之欲以才能見世而卜于大賢君子者有從收器而立于堂下有扣牛角而歌于轅閒甚者或掃門拜塵幸一日之盼睞竊以為人之才能譬如金石之有聲芝蘭之有臭其實既立名則隨之灼然有不可揜者何至為

區區乞憐自苦之態哉然使其屈道伸身耶雖深居簡出牢關固距如水北山人終南捷徑何足補于進退之數如誠屈身伸道其求之者不勤則其告之者不篤其見之者不恭則其與之者不至雖重趼之勞執鞭之辱未害其為好賢慕善也蓋大賢君子方其從容人主之前自任天下之重咳唾出珠玉叱咤生風雲其勢位益尊則其門牆益峻門牆益峻則非素待于左右終莫得而進焉及去國彌年絶意當世釋事權之攖拂而自遂

于逍遥之濵非特一介之賤得以接末光而承餘潤也雖樵夫野叟亦或並游而爭席焉當此之時其身之不幸而遇之者幸也故屈身伸道者從焉藻自兒童時聞閣下之名如東隅之日雖未赫然經天而溫厚之氣固足以感人也如清濟之流雖不浩然行地而浸潤之功固足以成物也故論者以王佐之才許閣下既而款賢士之闗閶南方之學者與中朝之士大夫莫不以得交際為榮其慨然在斯人之列而閣下方任言責藻以鄙

賤之身莫能預也迺者屏跡此方而閣下在焉私自喜幸以為終身願而不可得者今得承談笑然亦安知天意不以我公少留于此滿願見者之志耶然天下之理莫難于相知之間蓋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至者矣宜陰有相之者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故以牖間半面而終身不忘家有名士三年而不察者此豈可以久近親疎計哉藻于閣下其生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其仕也位之相懸有不可勝言者而又無肺腑之親介紹之先

容也果何足以取閤下之知耶然比之三年而不察者則為不足與夫半面之頃者顧有間矣聽其言而知真偽觀其容而識邪正攷其文而見所養亦足以得其粗矣而曰必試之事待之久而後察之者非忠恕之言也故輒干典謁而自託于無能之辭以為贄焉悚息俟命不宣

答吳知錄書

藻啟知錄吳君足下得足下名于士大夫間久矣又聞

嘗從徐師川游願一見之而彼此拘攣未遂也張司理
來蒙教并示詩文一編把玩至于旬時不能釋手甚矣
足下之文不牽乎流俗之好也孔子設四科文與學一
而已及左丘明屈原宋玉司馬遷相如之徒始以文章
名世自為一家而與六經訓詁之學分譬均之飲食經
術者黍稷稻粱也文章者五味百羞也用黍稷稻粱之
甘以充吾所受天地之沖和固其本矣若遂以五味百
羞為無補于養生皆廢而不用則加籩陪鼎殽蒸折俎

不當設于先王燕饗之時也自王氏之學興學者偃然以經術自高曰吾知經矣天下之學復有過此者乎彼文章一技耳何為者哉使此曹有秋毫自得于聖人之門其誰不服膺斂衽奈何朝夕佔畢者類皆掇取前人咳唾之餘熟爛繁蕪喋喋諄諄無一字可喜者亦何異斥八珍不御而以饐腐之糜饘人曰此養生之本也其不為人出而哇之也則幸而已耳又數年以來伊川之學行謂讀書作文為妨道皆絶而不為令有人于此終

日不食其腹枵然擱以示人曰吾將輕舉矣其可信乎二先生者天下之宗師也其文章過人萬萬議之者非狂則愚然陵夷至此者其徒學之之過也足下才高識明既罷去場屋舉子之文矣力追古人而及之豈難事哉在乎加之意而已藻少時蓋嘗疲精于科舉之文顧隨人後者非吾之所學也頗欲求所以自得者于文見之而年為世故所分徒有其志耳既得罪屏居則又欲捐書焚硯不復為文嗚呼過屠門而未嘗得肉也何以

屬饜足下之所嗜哉來命祇辱歲晚漸寒千萬為斯文自重不宣

乞祠與宰相書

伏以秋雨新涼恭惟某官德業光大百神扶相鈞候起居萬福藻前此每僭易以手劄申稟伏蒙謙尊滂賜垂報皆出親筆下情感荷之餘悚懼無量今者復有誠懇不避煩凟敢以控告伏念藻叨冒過分最為無補相公所以矜念奬予特厚託免罪戾使得承乏輔郡知感知

幸言莫能盡所宜夙夜自竭布宣朝廷德意以仰稱恩造萬一而素苦目疾到郡以來文書填委事緒叢沓朝夕應接殆無寢食之暇心力俱做所苦增劇間或昏花全不見物若更疲役不已日甚一日必將有不可救藥者惟人臣之義盡瘁事國謂其有益于時今以如此疾病而當繁劇之地職事曠廢蓋已不少而疾病又且有加無瘳反復思慮義有不敢已者除已具奏乞宮祠差遣外伏望其官惻然垂仁使遂所請得免于罪斥病廢

而猶或可自效他日保全成就之恩實在于此澡不勝
惶恐俟命之至

又

拜違將復朞月不勝瞻仰之勤伏辱書誨慰荷無量春
晩晴和恭惟燕居餘暇百神協相台候萬福藻比留無
錫三月餘所苦雖稍減而力乏氣促腰膝酸軟左臂隱
痛稍稍勞動即疲倦不能支吾目昏以醫家用藥或溫
或涼莫知適從遂一切不用終日瞑坐時用白湯沃洗

亦復稍明而不免觀書及稍食酒麪又塗中有奔走應接之勞復覺昏眊伏蒙軫念親見醫師又專人送藥佩服至意言不能喻謹當一意用之更着增減如何續得具稟病軀本未堪遠適又以乘此春和且勉彊扶持歸鄉今已至富陽也孤子之迹數月之間窺伺中傷者無所不有如張淵其尤甚者平日雖自處門弟子之列然向知其非佳士未嘗敢有所薦引丞相當尚記憶淵自謂必作諫官輒以疏草示人謂有以怙權挾勢而方命

者為福唐有以高談闊論而立異者為平江皆當誅戮以警其餘又因對謂宰執侍從之去不可令作州郡蓋往往挾勢妄作監司莫敢誰何其言又頗波及丈丞相蓋在會稽時丈待之如常故也近日報狀當自見之其他縷縷非易具陳聞所居僻左去城頗遠耳根眼界清靜無事自足為樂所得多矣今藻亦且潛伏隱奥與外物相忘而其不能無望者幸時寄聲以慰拳拳耳近得張欽夫北關書云欲到吳興少留卻泛江歸長沙聞十

三夜批出次日宣麻鄭藻除開府儀同也王公明病甚傳聞頗不佳劉子駒僅免轉徙亦未知能不芥帶否甚可念也副端攻韓至五章未行求去復不允諫省亦助之未知竟如何張松起寨屋初遣内侍視之又遣李顯忠皆以為不可用故遂得祠也呂伯恭以謁告歸婺州朝論欲以太常博士處之恐有未知者故輒見之伏幸裁炤

覆提刑吳祕丞

比辰甘霖洊至苗稼勃興恭惟英簜所臨貪頑丕聳民情悦懌神道感通台候動止萬福藻竊伏田間晝不聞撃柝之召夜不聞犬吠之驚如二天之在上寧不知德粤從故歲一箋後雖審聞課三輔之最正六條之察為厦成賀竟不能以一字自見我心匪石夫豈忘之浮陽非嘉魚道旁多苦李竊意觀人之法類于是雖嘗展紙濡墨輒復自沮使心耿耿惟謹瞻依有來命价復墜寶緘重之以腆貺紙札極文房之選果羞兼山海之珍精

縑煥然可翫可寶而杖頭得錢又可供千日之醉藻平生何能得此于他人亦何敢受此于他人祇拜以還感知己之異且愧稱塞之難也淛俗之弊妖黨縱横藻頃在會稽嘗獲其大首以屬李夢文夢文不惟不究治又揜覆之令猶使人閟閟近者傳文使臺竟沈三之獄視昔丘端明姚八之事更覺光明俊偉使人聞之喜欲起舞藻僭欲一見臺府施行次第以快心目或私識之使盛美不刋來者有攷得不靳一指麾之力使一二小史

錄示大略幸甚微聞簡注彌深召還在近推其所以行之畿甸者行之朝廷使羣枉之門塞衆正之路開此海內有識所共仰望者勉之而已餘須伺候成命之頒嗣修稟瀆

浮溪集卷二十一